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六

食貨下五

鹽下
茶上

其在福建曰福州長清場歲鬻十萬三百石以給本路
天聖以來福漳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視舊額增四萬
八千九百八石熙寧十年有廖恩者起為盜聚黨掠州

郡恩既平御史中丞鄧潤甫言閩越山林險阻連亘數千里無賴姦民比他路為多大抵盜販鹽耳恩平遂不為備安知無躡恩之跡而起者乃詔福建路蹇周輔度利害周輔言建劔汀州邵武軍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州興化軍鬻鹽價賤故盜多販賣於鹽貴之地異時建州嘗計民產賦錢買鹽而民憚求有司徒出錢或不得鹽今請罷去頗減建劔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為鋪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

能規厚利又稍興復舊倉選吏增兵立法若盜販知情
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編管隣州已編管復犯者
杖配犯處本城皆行之歲增賣二十三萬餘斤而鹽官
數外售者不預焉元豐二年提舉鹽事賈青請自諸州
改法酌三年之中數立額又請捕盜官獲私鹽多者論
賞不限常法三年青上所部賣鹽官吏歲課比舊額增
羨詔曰周輔承命創法青相繼奉行期年有成課增盜
止東南賴之時周輔已擢三司副使監司已次被賞者

凡二十人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黃履奏福建多以鹽抑民詔去歲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舉鹽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黃降江西遣御史陳次升按之繼又以命吏部郎中張汝賢併察舉周輔所立鹽法降言福州緣王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為率餘隨均定鹽額亦當五倍而實減半焉昨王子京奏立產鹽法失於詳究遂槩以額增多寡之間遼遠絕殊遠民久無以伸詔付汝賢明年按察司盡以所察事狀聞於是

福建轉運副使賈青王子京皆坐培克謫監湖廣鹽酒
稅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議江西鹽法培克誕謾削職知
和州郟亶坐倡議運廣鹽江西張士澄坐附會推行周
輔之法肆志抑擾並黜官閩清縣尹徐壽獨用鹽法初
行能守官不撓民以故不多受課言於朝加賞焉汝賢
請定福建產賣鹽額詔從其請凡抑民為鹽戶及願退
不為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舉鹽事官知而不舉論如
其罪已而殿中侍御史呂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

等路鹽法之弊流毒生靈遣使按視譴黜聚歛之吏以
慰困窮之民天下皆知公議之不可廢也然湖南江西
運賣廣鹽添額之害京東河北權鹽皆章惇所倡願付
有司根治其罪使賊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監察御史
孫升繼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兩路之民殘虐塗炭甚
於兵火獨提舉官劉誼乃能上言極其利害誼坐奪官
勒停詔復誼官起守韶州崇寧以後蔡京用事鹽法屢
變獨福建鹽於政和初斤增錢七用熙寧法聽商人轉

廊算請依六路所算末鹽錢每百千留十之一輸請鹽處為鹽本錢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未幾淮浙之商既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舊法閩之上四州建劍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行產鹽法隨稅輸鹽也官賣之法既革產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當時轉運提舉司請上四州依上法下四州且令依舊及鈔法既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輸行在所權貨務自後或減或增

卒為二十二萬緡二十七年常平提舉張汝楫復申明鈔法上以問宰執陳誠之奏曰建劍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革若使民自賣其能免私販乎私販既多鈔額必虧上曰中間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貴從容不然不可經久淳熙五年詔泰寧尤溪兩縣計產買鹽之令更不施行八年福建市舶陳峴言福建自元豐二年轉運使王子京建運鹽之法不免有侵盜科擾之弊且天下州縣皆

行鈔法獨福建膺運鹽之害紹興初趙不已嘗措置鈔法而終不可行者蓋漕司則籍鹽綱為增鹽錢州縣則籍鹽綱以為歲計官員則有賣鹽食錢糜費錢胥吏則有發遣交納常例錢公私齟齬無怪乎不可行也鈔法未成倫序而綱運遽罷百姓率無食鹽故漕運乘此以為不便請挹引錢而罷鈔法鈔法罷而綱運興官價高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於是詔峴措置峴請從權貨務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為五

等造大小鈔給買仍預措置賣鈔先以本錢界三倉買鹽以備商旅請買九年正月以福建鹽自來運賣近為鈔法敷擾害民於是詔福建轉運司諸州鹽綱依舊官般官賣三月詔轉運傳自得楊由義廉察官賣鹽未便者措置以聞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撫制置趙汝愚言汀州民貧而官鹽抑配視他州尤甚乞以汀州為客鈔事下提舉應孟明及汀州守臣議孟明等言上四州軍有去產鹽之地甚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

則客鈔不售既無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行而屢罷四川濶遠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并諸縣合輸內錢而嚴科鹽之禁庶幾汀民有瘳矣復下轉運趙彥操等措置裁減以歲運二百萬四千斤會之總減三萬九千三十八緡有奇又免其分隸諸司則汀州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又在外蓋上四州財賦絕少所恃者官賣鹽耳又瀕

海諸郡計產輸錢官給之鹽以供食其後遂為常賦而民不復請鹽矣此又下四州產鹽之弊也寧宗嘉定六年臣僚嘗極言之於是下轉運司將福之下四州軍凡二十文產以下合輸鹽五斤之家盡免其折戶產錢僅及二十文者不輸鹽錢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梁成大言福建州縣半係頻州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乃其職也鹽產於福州興化而運於建劔汀邵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

認淨鏹以助用近來越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縣
邑既為漕司措辦課鹽今又增提舉司之額其勢必盡
敷於民殆甚於青苗之害望將運鹽盡歸漕司提舉司
不得越職庶幾事權歸一民瘼少蘇矣從之景定元年
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縣倚鹽為課其間有招趁
失時月解拖欠其欠在寶祐五年以前者並與除放尚
敢違法計口科抑者監司按劾以聞三年臣僚言福建
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官吏宗

予官兵支遣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權鹽綱實不自賣近年初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綱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州縣被其挽奪發泄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趲辦不免敷及民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旨福建轉運司視自来鹽法毋致違戾建寧府南劍州汀州邵武軍依此施行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

場歲鬻三萬石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龍藤象宜柳
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
安州各鬻以給本州無定額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
皆領於廣州歲鬻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給
東西二路而瓊崖諸州其地荒阻賣鹽不售類抑配衙
前前後後官此者或擅增鹽數煎鹽戶力不給有破產者
元豐三年朱初平奏蠲鹽之不售者又約所賣數定為
煎額以惠遠民久之廣西漕司奏民戶逋鹽稅其縣令

監官雖已代並住奉勒催須足乃罷而廣東漕臣復奏
嶺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幹官提點刑獄兼提舉鹽事
考較賞罰如之瓊崖等州復請賦鹽於民斤重視其戶
等而民滋困矣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
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地廣莫而彫
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磧其
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建炎末鬻
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

分合紹興元年三月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
置竈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息錢三萬餘
緡十有二月復置廣西茶鹽司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
分為率二分令欽廉雷化高五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
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
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
什四為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收買鹽錢
三萬六千緡以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

餘為州用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糜費錢
馬九年罷廣東官賣行客鈔法以其錢助鄂兵之費孝
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漕錢二十萬且
廣西之鹽乃漕司出賣自乾道元年因曾連請併歸廣
東於是度支唐琢言廣西鹽引錢欠幾八千萬緡緣向
來二廣鹽事分東西兩司而西路鹽常為東路所侵昔
廣西自作一司故鹽不至於虧減今既罷西司併入東
路則廣東之鹽無復禁止廣西坐失一路所入故有是

命既而宰執進蔣芾之奏鹽利舊屬漕司給諸州歲自賣鈔鹽之後漕司遂以苗米高價折錢今朝廷更不降鹽鈔只令漕司認發歲額則漕司自獲鹽息折米招糴之弊皆去矣九年詔廣州復行官般官賣法淳熙三年詔廣西轉運司歲收官鹽息錢三分撥諸州七分充漕計從經略張栻請也栻去而漕臣趙公潯增鹽直斤百錢為百六十欽州歲賣鹽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為言上黜公潯詔閩廣賣鹽自有舊額定直自

今母得擅增九年詔遣浙西撫幹胡廷直訪求利害與帥漕提舉詳議以聞使還尋以廷直提舉廣東同措置廣西鹽事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為民疾朕為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為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寘之法

於是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為一司其兩路賣鹽歲以十六萬五千籬為額儀之等言兩路鹽且以十萬籬為額俟三數年視其增虧乃增其額所有客鈔東西路通貨錢與免以便商販十六年經略應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有甚於官般詔孟明朱晞顏與提舉廣南鹽事王光祖從長措置經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寶慶元年以廣州安撫司水軍大為興販罷其統領尹椿統轄黃

受各降一官鬻鹺為鹽曰并州永利監歲鬻十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威勝
苛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鬻不得出境仁
宗時分永利東西兩監東隸并州西隸汾州籍州民之
有鹺土者為鑛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
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亦與海鹽同歲鬻視舊額減三
千四百三十七石河東唯晉絳慈隰食池鹽餘皆食永
利鹽其入官斤為八錢或六錢出為錢三十六歲課絳

錢十八萬九千有奇自咸平以來聽商人輦鹽過河西
麟府州濁輪砦貿易官為下其價予之後積鹽益多康
定初罷東監鬻鹽三年皇祐中又權罷西監鬻鹽俟鹽
少復故時議者請募商人入芻粟麟府州火山軍予券
償以鹽從之既而芻粟虛估高券直千錢為鹽商所抑
纔售錢四百有餘而出官鹽五十斤蠹耗縣官或請罷
入芻粟第令入實錢轉運司議以為非便而止大抵鹵
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鐫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

詔鐺戶輸歲課以分數為率蠲復有差遇水災又聽摘他戶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鹺為鹽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嘗詔廢河中府慶成軍鹺場禁民鬻鹽以侵池鹽之利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兩監舊額歲課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並邊中糧草增餽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

草虛估官纔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
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鬻於本路重私販之
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官自
運鬻於本路元豐元年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永利
東西監鹽請如慶厯前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憲忻
岢嵐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給券於東西監請
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言占戶所賣地即鹽
已運至場務者商人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價平而

商販通遂行其說用安石為河東都轉運使安石請犯西北青白鹽者以皇祐敕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入河東犯者罪至流所歷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鹽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鹺地鎬戶馬城池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屬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初增河東忻州馬城池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姑闕即止勿收詔從

之四年陳安石坐為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興置鹽井
害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順
鹽井或以為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
議者不能奪焉六年詔代州賣鹽年額酌以中數以八
十五萬斤為額部內多少均裁之紹聖元年河東復行
官賣法崇寧三年以河東三路鈔無定估本路尤賤害
於糴買罷給三路鈔止給見錢鈔他如河北新降鈔法
四年詔河東永利兩監土鹽仍官收見緡鬻之聽商人

入納算請定往河東州軍罷客販東北鹽入河東者鬻井為鹽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歲鬻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千二百石各以給本路大為監小為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初川峽承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

有美利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泌上言
劍南諸州官糶鹽斤為錢七十鹽井濬深鬻鹽極苦樵
薪益貴輦之甚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豪民黠吏
相與為姦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
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為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
規利民有以給食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
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掊斂以希課最廢諸
井薪錢歲額外課部民鬻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至

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入他部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
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
西川食鹽不足許商販階文州青白鹽峽路井鹽永康
軍崖鹽勿收算川峽諸州自李順叛後增屯兵乃募人
入粟以鹽償之景德二年權三司使丁謂言川峽糧儲
充足請以鹽易絲帛詔諸州軍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
年者從其請大中祥符元年詔瀘州南井竈戶遇正至
寒食各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減瀘州消

井監課鹽三之一仁宗時成都梓夔三路六監與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歲課減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減十一萬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給一路夔州則并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緡錢五分銀紬絹五分又募人入錢貨諸州即產鹽厚處取鹽而施黔並邊諸州并募人入米康定元年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川

峽素不產銀而募人以銀易鹽又鹽酒場主者亦以銀折歲課故販者趨京師及陝西市銀以歸而官得銀復輦至京師公私勞費請聽入銀京師權貨務或陝西並邊州軍給券受鹽於川峽或以折鹽酒歲課願入錢二千當銀一兩詔行之既而入銀陝西者少議鹽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鳳翔永興會西方用兵軍食不足又詔入芻粟並邊俟有備而止芻粟虛估高鹽直賤商賈利之西方既無事猶入中如故夔州轉運使蔣貴

以為入中十餘年虛費發鹽計直二十餘萬緡令陝西
用池鹽之利軍儲有備請如初詔許之先是益利鹽入
最薄故并食大寧監解池鹽商賈轉販給之慶厯中命
商人入錢貨益州以射大寧監鹽者萬斤增小錢千緡
小錢十當大錢一販者滋少蜀中鹽踊貴斤為小錢二
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以為言詔皆復故四路鹽課縣
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積課如舊任事者多
務增課為功往往貽患後人時方切於除民疾苦尤以

遠人為意有司上言輒為蠲減初鹽課聽以五分析銀
絀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絀絹一匹折錢
六百至一千二百後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估荆湖
之歸峽二州州二井歲課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給
本州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
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
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
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

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
所費議遂寢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十
萬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東川產鹽昨轉運
司商度賣陵井場遂止東鹽及閉卓筒井失業者衆言
利之臣復運解鹽道險續運甚艱成都鹽踊貴東川鹽
賤驅民冒法乞東川鹽仍入成都勿閉卓筒井罷官運
解鹽詔商販仍舊賣解鹽依客商例禁抑配於民未幾
官運解鹽竟罷元祐元年詔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槩體

量鹽事右司監蘓轍劾樞觀望阿附奏不以實且言四
川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斤為錢百二十近歲鹹泉
減耗多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販小井白鹽價
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樞不念民朝夕食此貴鹽詔
遂罷樞令黃庶體量以聞上封事者言有司於稅課外
歲令井輸五十緡謂之官溪錢詔付庶悉蠲之詔自今
溪有鹽井輸課利鹽稅外毋得更增以租崇寧二年川
峽利洋興劔蓬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

四年梓遂夔路綿漢州大寧監等鹽仍鬻於蜀惟禁侵解鹽地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倣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六其後又增貼輸等錢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千餘萬斤引法初行百斤為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二十九年減西和州賣鹽直之

半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价言推排
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
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自陳或糾決增額
者井一百二十五場二十四并今渲淘舊井亦願入籍
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即與剋除不敷而抱輸者
即與量減共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
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户免困重額
七年元質又言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補不足有司務

求贏餘盈者過取涸者略減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踰已減之數十一年以京西轉運副使江溥言金州帥司置場拘買商鹽高價科賣致商旅坐困民食貴鹽詔金州依法聽商人從便買賣不得置場拘催初趙開之立權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鬻鹽輸土產稅而已然鹹脉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

絕之井許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界增其額而不能
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刼縊相尋公私病
之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言紹興間趙開所
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皆置合
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
一而無相傾奪貴賤以時而為之翕張今其法盡廢宜
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時楊輔為總計去虛額閉廢
井申嚴合同場法禁斤重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

直於是頓昂輔又請罷利州東路安撫司所置鹽店六
及津渡所收鹽錢與西路興州鹽店後總領陳曄又盡
除官井所增之額焉五年戶部言潼川府鹽酒為蜀重
害鹽既收其土產錢給賣官引又從而征之矧州縣額
外收稅如買酒錢到岸錢榻地錢之類皆是初增於是
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寧宗嘉定七年詔四川鹽井
專隸總所既而宣撫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軍興乃
復奪之

茶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
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初京
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
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蘄黃廬舒
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
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
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
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八百六十五

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岳鄂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榷貨務鬻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

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
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虔
袁饒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
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
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荆
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
或第一至第五為號者買臘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
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

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
九等鬻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
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
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民之欲茶者
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
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
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于茶如京
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

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
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
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
法舊茶園荒薄采造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
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
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
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
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

結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
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
二年民造溫桑偽茶比犯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
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鹽一等非禁法
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
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
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
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

荆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瑞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映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為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四年二月廢沿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又以損直虧課為言七月復置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

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河陝西諸州風土
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
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
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
然即望仍舊有司職出納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
議遂寢即以允恭為江南淮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
使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
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

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
被賞初商人以鹽為急趨者甚衆及禁江淮鹽又增用
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場耗隨所在饒益其輸邊
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榷貨務懷交引
者湊之若行商則鋪賈為保任詣京師榷務給錢南州
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南北和
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
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

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是年定監買官虧額自一釐以上罰俸降差遣之制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為新法其於京師入金銀綿帛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五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

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
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給皆如京
師河北次邊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
過當輸算令記錄候至京師併輸之仍約束山場謹其
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為便五月以溥為淮南制置發運
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
密直學士李濬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
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

得五百六十九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

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
權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
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初
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六年申監買官賞
罰之式凡買到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權務交足而有
羨餘者即理為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
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
增九十萬貫八年纔百六十萬貫是時數年間有司以

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踰限未至者每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則賤鬻於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為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

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於市纔八千知秦州曹瑋請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緡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然凡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

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權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貼納茶貨詔每入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閤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

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恃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

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
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抹之
然不能亡敝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
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
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
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
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
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

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

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荆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為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荆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增為八萬商人入帛粟塞下者隨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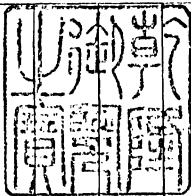
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諮

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
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
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
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糴相須為用故
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
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
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
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

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諭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十

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
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為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
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
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緡
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
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
其計直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推行新
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蝕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

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說願力行之
毋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
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食貨志下五福建州縣半係頻州產鹽之地○頻州應作瀕海

江南之南安軍○按南安宋屬江西上南字應是西字之譌

買臘茶觔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

臣開鼎

按通考臘茶自三十五錢至一百九十錢散茶有一

百九等與此不符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

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

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

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

臣王增聞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七

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
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
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

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推貨務錢償之奭等議既用益以李認等變法為非明

年撫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當
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
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
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
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
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
遜等猶被罰誥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
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

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寢壞景祐中三司使
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敝
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詔已執政
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
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
計遂命詔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
利害是歲三月詔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
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

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爽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等又言天聖

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一十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為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詔等復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

朝廷請先期申諭于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輦京師金帛易芻粟于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八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于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八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葉清

臣為三司使是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歷二年又請募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為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歷七年權貨務緡錢八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說之法初詔止行于並邊諸州而

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于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

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
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
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
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
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權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
于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
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
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

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為姦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于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

范鎮謂內藏庫榷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榷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

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

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
官既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于他茶
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之密而冒
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于征取官司並緣
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
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
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
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

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對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

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權易所收甚薄剝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逸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

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
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
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
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隸之辟臣意生
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有
定率征稅無彛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
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
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

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于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

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
郎何禹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
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
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
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
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
決意嚮之力言于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
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

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于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

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
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
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
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于江湖
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
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
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憮然又于歲
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

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
慮喜于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
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
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
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
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
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
志于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于輸錢而商

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税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
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
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于官受納之間利害百
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于民賦不
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
為國愁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
登且乏國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
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治平

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于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

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而詔言
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杞據
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
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
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
賦稅一例折輸蓋為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為錢
十則折輸綿一兩為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
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

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廼即屬諸州初設官場
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
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
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于
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茶
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
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
詔既以佐代杞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

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于官場更嚴私交易之
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于是蜀茶
盡權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
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
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
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
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
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權民茶隨買

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闕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權茶為民害罷為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

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于是稷建議賣茶
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于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
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
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
使臣並不限員重園戶採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
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
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駄以及萬駄
第賞有差而所買麤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

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畧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
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如私販臘茶法自熙寧十年冬推
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
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
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
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
徙司秦州而錄李杞前勞以子珏試將作監主簿蒲宗
閔更請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榷法五年李稷死永樂城

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
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權利尤刻于
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為禁地有博馬賣
茶場文獨為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
羨茶貨入陝西變賣于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施
行初羣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恂
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
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

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賈種民更立茶法師閔論
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杞增諸州茶
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
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穆加
為五十萬及師閔為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
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權而市
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
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儈主之

故費于牙僧者又不知幾何是官于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遣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迴李稷入蜀商度盡力掊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賊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

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
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
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未至摯又
言陸師閔恣為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先是師閔
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為患
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有侵損戾法或
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
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

茶仍官為計置永興廊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為額本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權師閔乃奏龍州仍為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訖哲宗之世其培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賈商茶以三百

萬斤為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為雜稅收受紹聖四年戶部言商旅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寬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算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

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
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厯之後法制寢壞私販公行遂
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
年利源寢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
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
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
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于旁近郡縣便鬻
餘悉聽商人于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

本務給鈔取便算請于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
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
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
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
各分命官詔悉聽馬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
于潭州湖北于荆南淮南于揚州兩浙于蘇州江東于
江寧府江西于洪州其置場所在蘄州即其州及蘄水
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

羅源大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
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
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
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
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
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
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
園戶茶貯以籠部官為抽盤循第叙輸息訖批引販賣

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產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後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權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培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損茶

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陝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部茶籠節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于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

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于產茶州軍而簿給于都茶場
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為定有贏
數即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
十八條若一匿抄割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
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
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
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抵
保吏因擾民其蠲之未幾復輸稅如舊大抵茶鹽之法

主于蔡京務巧培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初
令茶戶投狀籍于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
罷初限計斤重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即及一千五百斤
須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
者多又罷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
政和中陝西沒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
令正茶沒官者聽興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
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

未得于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見緡流轉長引聽即
本路住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紛更
不可勝記慮商旅疑豫茶貨不通迺重扇搖之令于時
掊克之吏爭以贏羨為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
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轢州郡蓋莫有言者
獨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
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
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

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千一百餘斤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于文具姦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初熙寧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東西

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榷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為福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榷法自熙寧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于此乞仍舊行榷法建州歲出茶不下三百萬斤南劍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為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榷賣委轉運司官提舉福建

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彥博廣東高鑄然
子京蓋未免抑配于民時遠方若桂州修仁諸縣夔州
路達州有司皆議榷茶言利者踵相躡然神宗間鄂州
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戶等以茶麤濫當剝納為錢
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輸茶初成都帥司蔡
延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尅等願賣馬即詔延慶以茶招
來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即罷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
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

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權及陝西碎賣
芽茶皆罷崇寧二年尚書有言建劔二州茶額七十餘
萬斤近歲增盛而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
以諸色封樁繼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
之家如元豐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
始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
增損為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于諸路住賣
後末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倣此諸路監司州郡

公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給免稅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為率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勦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糶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

入府界者復嚴為之禁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
商旅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
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諫司蘇轍等相
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乃詔
即京索大源等河為之以孫迴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
隄岸四年場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呂安中二十
一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并
雜和者即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臘茶獲犯人法

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修置水磨止于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于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于京西鄭滑潁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將即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于長葛等處京索潁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權法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梁錢裁元豐制更立

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為率客茶至京者許
官場買十之三即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
罷之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法五年復
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茶事併隸都
提舉汴河隄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茶事司為名尋
命茶場茶事通為一司三年復撥隸京城所一用舊法
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即
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

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
詔以其事歸尚書省于是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初
立止行于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于京
城仍行通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
貫有奇比舊三倍遂初月進高宗建炎初于真州印鈔
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于東南者浙東西江東
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
四十有二雪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笋毗陵之陽羨

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
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
國潭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
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
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隆興
二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
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輸翻
引錢十貫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當是時商

販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譏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榷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僧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僧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戶部言給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餘願

專以會子筭請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
請隆興府惟分寧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
請引窮索一鄉使認茶租非便于是禁非產茶縣不許
民擅認茶租建寧臘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
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
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
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勅等相因為
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一千

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鋌之半十二年興權場遂取臘茶為權場本凡胯截片鋌不以高下多少官盡權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鬻建茶于臨安移茶司事于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鋌茶料凡製作之費篚筥之式令漕司專之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權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

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筭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

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為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減園戶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輔為使遂定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博馬物帛歲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贍軍然

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為準自熙豐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戶既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園戶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為額至寧宗慶元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

渡以來文黎珍敘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盧甘蕃
馬歲一至焉洮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疊州蕃
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駑
大率皆以互市為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
之紹興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碉門靈犀砦易馬場
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為額萬二
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食貨志下六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闕等○闕應作閔

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孟應作閔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